

内含 OPH.Naib / Jack / 弦音畸变 → Rice

含后入、颜射、深喉，注意避雷

逻辑混乱+恶俗+文本极差+ooc 预警

文中称呼：

OPH.Naib → Naib

Jack → Jack

弦音畸变 → 弦音

Rice → Rice

正文：

空气中仿佛还凝固着昨日疯狂的气息。精液、汗水、泪水和某种难以言喻的腥甜味道混杂在一起。Rice 蜷缩在自己房间的床上，身上裹着厚厚的被子，套着一件 Jack 过于宽大的 T 恤，下身只穿着一条内裤。他浑身都在疼。

Jack 不是没有反省，他确实觉得玩的有点过，毕竟那是自己的亲弟弟，这样对待确实不太好。

后穴残留着被强行撑开、撕裂般的钝痛，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腰腹酸软的肌肉。大腿内侧被掐出的青紫指痕清晰可见。最难以启齿的是，即使经过了 Jack 沉默但细致的清理，身体深处似乎还残留着被灌入、被搅动的异物感。

他把自己埋进枕头，但脑海中全是旋转的骰子、弦音带笑的眼睛，Naib 命令似的低吼，还有 Jack 帽檐下陌生的眸子。

门被轻轻敲响。

「.....谁？」Rice 身体猛地一僵，像受惊的小动物般缩的更紧。是还要再来一轮吗？不，自己绝对撑不住了.....自己要被玩坏了.....

「是我，Naib。」声音刻意放得低沉平缓，与昨晚的口吻不同，带着一丝伪装出来的关切。「Rice？你还好吗？开下门好吗？.....」Rice 犹豫了很久，但 Naib 此刻温和的语气又让他挣扎着爬起来，踉跄着走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打开一条缝。

Naib 站在门外，穿着他那身标志性的队服，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担忧和愧疚的深情。他刻意没有直视 Rice 的眼睛，目光落在 Rice 抓着门框，微微颤抖的手上。

「脸色这么差.....昨晚.....很抱歉。」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用词，将手中的纸袋递过去，「Jack 说你没吃东西，给你带了点热可可和面包，容易下咽。」

Rice 没有立刻去接，只是戒备地看着他，眼神里充满了不信任和残留的恐惧。Naib 昨晚按着他头、命令他张嘴的样子历历在目。

「.....我知道你害怕，Rice。昨天.....失控了。我们都做的太过分了。」他微微侧过身，让 Rice 看到他身后空荡荡的走廊，「弦音.....我已经让他滚了。」

「.....真的？」

「真的。我保证。」他再次把纸袋递给 Rice，「吃点吧，你现在需要恢复体力。」Rice 迟疑地接过纸袋，湿热的感觉透过纸袋穿到手心，食物的香气暂时压下了胃里的翻腾。

「一直闷在房间里也不好。天气不错，要不要出去透透气？就我们三个。去.....嗯，新开的那家购物中心？随便逛逛，买点你喜欢的东西，吃点好的.....就当，散散心？」他强调着，「这次绝对没有弦音，只是普通出来玩，我保证。」

「出去.....透气？」Rice 重复着，眼神有些迷茫。Naib 的提议听起来如此诱人，最重要的是，「没有弦音」这个承诺。「嗯，就我们仨。换件舒服的衣服？我在客厅等你。不用急。」他退后一步，给 Rice 留足空间。

Rice 转头看向 Jack——那个昨晚变得陌生的哥哥，「哥.....？」——「嗯，你想去就去。」

Rice 低头看着手中的纸袋，热可可的香气似乎真的带来了一些温暖，也许.....真的可以。没有弦音，只是普通的.....出去走走。他拖着疼痛的身体走向房间，换上昨天晚上被 Jack 洗好的那件熟悉的外套。

「哥.....」

「嗯。」

两人没有过多的讨论，Jack 只是搂紧 Rice，往外面走去。

楼道内的光线比室内亮一些，Rice 下意识地瑟缩了一下。Naib 走在他身边，刻意保持着一点点距离。他拿出手机，似乎在查看地图导航，手指在屏幕上快速点了几下，发送了一条简短的信息：

「出门了。购物中心。」

发送对象的名字没有显示，但收信人那头，弦音正坐在街角的某家咖啡厅。他看着手机屏幕亮起，嘴角勾起一抹了然于胸、充满恶意的笑容。

.....

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廉价香薰混合的商场气味，嘈杂的人声像是隔着一层毛玻璃嗡嗡作响。Rice 被夹在 Jack 和 Naib 中间，每一步都牵扯着身体隐秘的疼痛。宽大的外套下，是布满青紫和酸痛的身体，每一次移动都让他想起昨晚被粗暴撑开的撕裂感、被强行榨取的窒息感，以及.....那深埋在羞耻之下的，一丝他自己都不敢深究的悸动。

Jack 的手臂一直虚环着他的腰，帽檐压的很低，看不清表情。Naib 走在另一侧，神情看似放松，偶尔指向一旁的橱窗说两句，但 Rice 总觉得他眼角余光在扫视着自己，像在评估一件受损物品的恢复程度。

「前面有家甜品店，去坐坐？」Naib 提议，语气温得几乎刻意，「你喜欢的慕斯应该还有。」

Rice 下意识的摇头，即使是刚刚吃下几片面包，仍然抵挡不住胃里一阵翻搅。甜腻的奶油味会让他瞬间想起昨晚那盒被用作润滑的生日蛋糕，响起 Naib 沾着奶油强行挤入他后穴的手指。「.....不饿。」他声音沙哑。

「.....Rice，看那边？去买件新衣服吧，就当是补偿你。」Rice 没有反对，他确实需要坐下。店里的冷气开的很足。Naib 和 Jack 似乎真的在认真挑选，拿起几件 T 恤在 Rice 身上比划，最终还是 Jack 挑来一件与 Rice 身上款式差不太多的衣服：「这件？」

Rice 点点头，他现在只想找点熟悉的安全感保护自己。「去试试吧。」Naib 示意了一下角落的试衣间区域，由几个相对独立的隔间组成。Jack 陪着他走过去，站在试衣间门口。「有事叫我。」

Rice 推开一间试衣间的门，眼神还瞟着门外的 Jack。里面空间不大，只有一面镜子，一个矮凳，他反手关上门，落锁的「咔哒」声带来一丝微弱的安全感。

.....

背后，像是散发着 Naib 身上的味道。Rice 感觉自己被人环抱住了腰，而来者的身份被一声清脆的骰子落地声证明。

d20。

「.....！弦、弦音.....？！」Rice 压抑着内心的恐惧，叫出了那个他自己都不敢想的名字。什么意思？Naib 不是说没有弦音吗.....

「啊呀.....Rice 还记得我呢？」带着一丝熟悉的笑意与刻意的委屈，「我还以为我走了之后.....Rice 就忘了我呢.....」

「Surprise, Rice. 中场休息结束。」

是弦音没错。巨大的恐惧瞬间笼罩了 Rice，他几乎要叫出声，疯狂的挣扎，试图逃离抱着自己的弦音。他用力地拍打着门板，声音带着哭腔。

「哥！Naib！开门！弦音在——」

「嘘……」弦音从后面捂住 Rice 的嘴，「乖一点，Rice。外面人来人往，你的 Jack 队长和 Naib 队长就在几步远的地方。你想让他们冲进来，看到你这副样子？看到你……被我这样抱着？还是说……让所有人都看看，昨晚被玩得那么惨的小 Rice，今天又在试衣间里迫不及待地勾引人了？」

Rice 的喊叫戛然而止。

……他会被当成什么？一个在公共场合发疯的怪人？还是一个……不知廉耻的、在试衣间里与人纠缠的……他不敢想下去。

「看来你明白了。」弦音似乎很满意 Rice 的沉默，收紧了手臂，几乎将 Rice 提离了地面，「你的 Naib 队长……哦，他就在外面，对吧？他『保证』过没有我？真遗憾，他撒谎的样子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弦音……你的意思是，Naib 所谓的道歉、补偿、散心……从头到尾都是骗局，是吗？……」

「『骗局』？啊，Rice……Naib 是跟你说过我不会来……但是，我也不是不能偷偷跟来吧？怎么能说是骗局呢？」

「……来，把眼泪擦擦，整理一下。」弦音勒住腰的手臂纹丝不动，反而从口袋里抽出一张纸巾，轻轻地擦过 Rice 的脸颊。「别让人看出异样。你知道该怎么做的，对吧？就像昨晚……忍耐着，接受它。」弦音弯下腰去，捡起那枚落在地的 d20，塞回 Rice 的手心。

「游戏……要换个场地了。现在，开门，走出去。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走到你亲爱的哥哥 Jack 身边去，告诉他……你试好了，衣服很合身，就买这件。然后，乖乖跟我们走。」

弦音的手放开了 Rice 的腰，转而重重按住他的后颈：「别耍花样，Rice。」

「咔哒。」

门被拉开一条缝，商场里的光芒瞬间刺向 Rice 的眼睛。他看到 Jack 就站在几步之外，背对着试衣间，帽檐压得极低。Naib 在不远处，正拿着一件衣服与店员说着什么。

多么完美的伪装。要说 Naib 对此事完全不知情，Rice 是不相信的。

「哥……」Rice 的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见，将手中那件 Jack 选的外套递过去。「就、就这件吧……合、合适……」

Jack 没有立刻接衣服。他沉默了几秒，然后他伸出手，不是接衣服，而是直接揽住了 Rice 的肩膀，将他往自己怀里带了带。那动作在外人看来是兄弟间的亲昵，但对 Rice 来说，那只手臂的力道带着不容挣脱的钳制。

「嗯。」

Naib 已经结束了与店员的交谈，拿着购物袋走了过来。「怎么样，选好了？那我们走吧，这里有点闷。」

「去……去哪？」Rice 的声音抖的不成样子。

Naib 的目光若有似无地扫过弦音刚刚藏身的试衣间方向。「带你去个安静的地方，Rice。好好『休息』一下，你看起来……累坏了。」

没有选择，没有退路。Rice 被 Jack 半搂半抱着，跟在 Naib 身后。弦音没有立刻跟出来。但 Rice 知道，他就在附近。

……

「Naib……我们到底去哪？」Rice 的声音带着哭腔，细若蚊蚋，几乎被商场的背景音研磨。

「说了，找个安静的地方让你休息。你看起来随时会倒下。」他没有提弦音，仿佛那个名字从未出现在方才的试衣间里。

Jack 的手臂收得更紧，他能感受到 Rice 剧烈地颤抖和几乎要化为实质的恐惧。绝不是因为商场人多。他低声对 Rice 说：「别怕，哥在。」

他们离开了喧闹的商场，跨入相对安静但依旧人来人往的街道。Naib 没有停留，径直走向街对面一家看起来颇为高档的酒店。旋转门无声地转动。大堂里冷气开得很足，弥漫着淡淡的香氛——这里安静得过分。

Naib 直接走向前台，报了一个名字，前台小姐微笑着递给他一张房卡。「谢谢。」Naib 接过房卡，动作自然流畅，显然是早有准备。他转身，对 Jack 和 Rice 示意上楼的方向：「走吧，去楼上休息。」

「酒店？」Jack 的脚步猛地顿住，声音陡然拔高，带着难以置信的怒意和质问。他一把将 Rice 拉到自己身后，用自己的身体完全挡住他。「Naib！你他妈搞什么？不是说带他出来透气散心吗？这就是你说的『安静地方』？！」Jack 感觉自己被彻头彻尾地愚弄了。他以为这只是一次单纯的放松，一次对昨晚过火的、带着愧疚的补偿。他甚至默许了 Naib 带他们出来，因为他看得出 Rice 需要离开那个充满噩梦气息的房间。

Rice 躲在 Jack 身后，手指死死攥着 Jack 后背的衣服布料，像抓住唯一的浮木。哥不知道.....哥真的不知道弦音的事吗？还是.....

Naib 面对 Jack 的怒火，也压了压帽檐，避免直接的视线接触：「.....这里够安静，没人打扰。Rice 需要休息。」他避重就轻，回避了 Jack 话中最核心的质问——关于弦音，关于这背后的意图。

「休息？你管这他妈叫休息？！」Jack 几乎要吼出来，他一把抓住 Naib 的领口，将他拉近。「你告诉我，弦音那个杂种在哪？！别跟我说你不知道！试衣间里.....」他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但他知道了，他猜到 Rice 在试衣间里经历了什么。

「Jack，放开。」Naib 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那我们就走，现在、立刻。」Jack 猛地甩开 Naib 的手。他不再看 Naib，转身紧紧抓住 Rice 冰冷的手腕，语气带着保护欲：「弟，跟哥回家。我们走。」

就在 Jack 拉着 Rice 转身的瞬间。

「哎呀呀，Jack，这么急着走？游戏.....才进行到一半呢。」弦音葱沙发后缓缓起身，脸上挂着那副招牌式的、看似无害却令人心底发寒的弧度。

「弦音！」Jack 看到弦音的瞬间，几乎要失去理智。果然是他！他下意识地将 Rice 护在身后：「离他远点！」

「啧，Jack，别这么大火气嘛。」弦音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亲昵，「吓到我们小 Rice 了可不好。」他刻意停顿，眼神扫过装饰华丽却空旷的大厅前台区域。「再说了.....在这里闹起来？让所有人都看着？看看我们大名鼎鼎的 Naib 和某人的亲哥哥 Jack，为了一个.....嗯.....」弦音似乎在斟酌用词，「『关系特殊』的弟弟，在酒店大堂大打出手？或者.....」

他的目光意有所指地飘向 Rice：「.....让前台那位漂亮的小姐或者任何路过的客人，都看看 Rice 现在这副样子？哦呀，好可怜啊.....衣衫不整、满脸泪痕、浑身发抖.....你猜他们会怎么想？」弦音刻意压低声音，「会觉得他是受害者，还是.....一个在公共场合纠缠不清、行为不检点的.....？」话没说完，故意留下了肮脏的想象空间。

Jack 的表情瞬间凝固。他可以不在乎自己，但 Rice.....Rice 的名声、Rice 的未来.....这比任何物理威胁 Jack 都要有效多了。

Naib 适时地向前一步，挡在弦音和 Jack 之间，像是在阻止 Jack 可能的过激反应。「Jack！冷静点。弦音说的没错，你想让事情闹得人尽皆知吗？.....去房间。至少那里没人会看见。」

Rice 崩溃了。他听得出 Naib 话语里的暗示。比起公开羞辱，房间里的「游戏」明显是「更好」的选择，尽管对 Rice 来说同样可怕。

「看，Jack。Naib 作为电竞队长就很明事理喔。」弦音轻笑，逐步走到 Rice 身边，从他

的口袋里掏出那枚汗透了的 d20，「规则就是规则，游戏还没结束呢。昨晚只玩了……七轮？还有十三轮呢。」他反客为主，搂住 Rice 的腰肢，「逃避可不是好孩子，Rice。你昨晚……不是也同意继续玩了吗？」

电梯门在死寂中关上，狭小的空间里只剩下四人压抑的呼吸声。Naib 刷了房卡，按下了楼层。Jack 死死搂着 Rice，弦音则靠在电梯壁上，悠闲地再次拿出 d20，指尖摩挲着未被涂黑的面。

「叮。」

房门打开，是一间宽敞的套房。Naib 率先走进去，Jack 几乎是抱着 Rice 进去的，将它放在靠窗的沙发上。

弦音最后一个进来，反手锁上了门。

「好了，Rice……让我们继续昨晚未完成的游戏吧？」弦音走到房间中央，笑容纹丝不动。他走到 Rice 面前，无视 Jack 几乎要杀人的目光，从 Naib 手中掏过 d3，强行塞入他的掌心。

「Rice，别让大家等太久，掷吧。」

「不、不要……哥哥，你说句话啊……」

Jack 没有说什么，似乎陷入了绝望的沉默。他知道遇见弦音就意味着游戏不得不继续，Rice 就不得不继续被侵犯，但是这也意味着——他又有了正当理由看弟弟被自己操的样子了。

Rice 的手指僵硬如石头。在弦音不容置疑的注视下，他颤抖着，将 d3 投了出去。

08#

嗒、嗒。

2。

Naib 看着地上的 d3，手还在微微颤抖。他没想到 Rice 会再次主动掷出骰子。Rice 心里想的确实不是弦音怎么逼迫自己，他只觉得昨晚自己确实受了快感的刺激，心中的悸动越来越明显，一种诡异的渴望涌上心头，现在可怜的前端还在吐着黏液。

嗒、嗒。

「后入」。

Rice 似乎已经认命，只是稍稍向后退了一步。Jack 看着 Rice，揽住他的腰。不能让他就此逃离。这个心思如同蟒蛇缠身涌上心头——他还得好好疼爱自己的弟弟呢。

「哦，运气真不错。」弦音从口袋里摸出一盒避孕套，「Naib 队长……」

Naib 的目光死死盯着那片薄薄的塑料包装。他喉咙滚动了一下，先前在试衣间默许弦音潜入的愧疚，此刻在弦音刻意的提醒下，混合着一种羞耻感，烧的他脸颊发烫。

「Naib？」弦音又往前递了递，催促着。

Naib 猛地吸了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他咬开避孕套的包装，发出刺啦的声响。低下头，脱下早已撑成帐篷的队裤，动作有些笨拙地将那层薄薄的橡胶套在自己早已因欲望勃起的性器上。

「转过去，Rice。」Naib 的声音与昨晚如出一辙，却比昨晚更添了几分压抑的焦躁。目光死死地盯着 Rice 背后那截脆弱的、被宽大 T 恤下摆半遮半掩的腰线。

Rice 的身体剧烈地抖了一下。Jack 的手臂依旧没有松开，反而像是配合般，强硬地扳过 Rice 的肩膀，将他转了个方向，背对着 Naib。Rice 被迫面朝着沙发靠背。这个姿势让他毫无防备，裤子很快被拉下，将昨夜才承受过粗暴侵犯、此刻依旧不堪的后穴完全暴露在 Naib 的视线下。

「不……」

没有任何预警，也没有前戏。Naib 另一只手扶着自己套着橡胶的性器，滚烫的龟头强硬地地上了 Rice 微微瑟缩的入口。

「呃啊.....」Rice 猛地仰起头，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身体本能地向前弹起，却被 Jack 死死按在沙发上，动弹不得。

Naib 咬紧牙关。他能感受到那处入口在疯狂地抗拒、收缩，试图将他拒之门外。昨晚被奶油强硬开拓的痕迹，在这样的尺寸面前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即使昨晚被 Jack 内射过，休息一天后还是显得过于紧了。

Naib 腰身猛地一沉，伴随着 Rice 又一声破碎的哭喊，强行将自己撞入深处。没有立刻动作，他粗重地喘息着，感受着 Rice 体内的高温带来的快感。这感觉太强烈了，强烈到淹没了那点愧疚。

Naib 不再犹豫，双手死死扣住 Rice 的胯骨，开始了狂暴的抽插。「啊！.....不要.....痛.....Naib.....」Rice 哭喊着，Naib 裆胯部与他臀部碰撞的黏腻声音充斥着本就不大的房间。Jack 的胳膊死死挡着 Rice 的一切挣扎，只能被动的承受着身后狂风暴雨般的侵犯。

「快、快一点.....结束.....」

似乎被这极致的紧致和 Rice 的呜咽刺激到，Naib 达到了顶峰。动作越来越快，越来越重，每一次直顶到最深处的软肉。终于，在一记到底的深撞后，他发出一声压抑的低吼，将滚烫的浊液尽数射入套中。

射精后的 Naib 没有立刻抽出，而是伏在 Rice 汗湿的背上，喘息着。几秒后，他才缓缓抽出，带出更多黏腻的液体。弦音凑上前去，看着那似乎还未尽兴的性器。「Naib.....这案子，别浪费啊？要不要让 Rice 尝尝看.....本该射入他体内的精液是什么味道？」

「哈啊.....不、不要.....」Naib 没有在乎 Rice 的反抗，只是将用过的套子打了个结，放在 Rice 嘴边，「咬破它。」

Rice 胃里翻江倒海，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强烈的恶心感涌上来。他紧紧地闭着嘴，泪水汹涌而出，拼命摇头。

「啧，不乖啊，Rice。」弦音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带着一丝刻意的遗憾：「Naib 队长辛苦『工作』的结果.....就这么浪费掉吗？」

巨大的绝望感萦绕着 Rice。他认命般地张开嘴，牙齿颤抖着。一股浓烈到令人作呕的味道瞬间充斥口腔。他闭上眼，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咬了下去。

粘稠、温热、熟悉的腥咸液体在口中爆开。强烈的反胃感让他干呕，但大部分液体还是被迫咽了下去，残留在口腔和舌苔上的味道挥之不去。

「.....做得好，Rice，这才是乖孩子。」弦音拿起记号笔，慢条斯理地「后入」一面画上黑叉。Naib 看着 Rice 狼狈的模样，眼神复杂地闪烁了一下，随后又恢复了那种压抑的深沉。

09#

「休息够了？」弦音打破了死寂，拿着那枚充满罪恶的 d3。

「掷，Rice。」

Rice 的手指像坏掉的关节，无法动弹。他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 Jack。明明说好的，只是出来散散心.....「哥.....不要了、真的不行了.....求你带我走.....」

「.....掷。」Jack 更用力地捆住他的腰，阻止他任何可能的退缩。

嗒、嗒。

1。

Jack 的身体几不可察地绷紧。帽檐下的阴影更深。他沉默地揉了揉 Rice 汗湿的头发。

嗒、嗒。

「颜射」。

「哥哥.....呜呜.....不、不要.....」他虚弱地哀求，手挡住脸。

Jack 盯着骰子，心中的欲望开始燃烧——终于，他可以彻底地在弟弟身上打下属于自己的印记。「Rice.....」Jack 温柔地搂着 Rice，另一只手探向自己的裤链。

「看着我。」

Rice 恐惧地摇头。

「看着我。」

Rice 被迫仰起头，泪水顺着眼角滑落，视线模糊地看着 Jack 的动作。他不是没想过逃离，甚至想给 Jack 开出一些条件：「哥、哥哥.....回去随便搞，好吗.....求求你，先带我走好不好.....」拉链被拉下的声音在此刻显得更加刺耳。那根属于他亲哥哥的性器再次弹跳出来，在灯下闪着淫靡的光。

「回去也有你受的，Rice。」

Jack 不再说话，眼神死死地 Rice 布满泪痕的脸，另一只手快速撻动着性器，带着急不可耐的粗暴。腰微微前挺，将顶端几乎抵在了 Rice 的鼻尖。

「.....睁眼。」Jack 低吼。

Rice 一哆嗦，被迫睁开泪眼。视线刚聚焦，就看到那根紫红色的东西近在咫尺，脉络喷张。

「又不要你动.....老实点，Rice。」

「唔.....!!」Rice 只来得及发出一声短促的闷哼，随即就是带着强烈冲击力的白浊液体毫无保留地射在 Rice 的脸上，量大的惊人.....眼睛、脸颊、鼻子、甚至有几股喷射进他微张的口中，更多的则顺着下巴、脖颈流淌下来，浸湿了胸前。

视线被粘稠的精液完全糊住，强烈的腥膻瞬间取代了空气。

Jack 发出一声满足的、近乎叹气般的低吼，持续地将最后的余液涂抹在 Rice 的脸上，恶劣地用肉棒拍打着 Rice 的脸颊。

弦音在一旁，默默划掉「颜射」。

10#

嗒、嗒。

Rice 早已认命，轻轻投出 d3。

3。

冰冷的骰子落在地毯上，那个刺眼的「3」像烙印一样烫在 Rice 眼里。他连挣扎的力气都耗尽了，身体软在 Jack 怀里，只剩下细微的颤抖。又是他.....

弦音发出一声带着愉悦的叹息，弯腰捡起 d20，目光扫过 Rice 沾满白浊的脸。

嗒、嗒。

「深喉」。

「哦？『深喉』？真是.....再合适不过了。Rice，你现在的样子，简直是为了这个指令量身定做的。」

他蹲下身，视线与 Rice 平齐。没有去碰 Rice 的脸，只是摘下了自己的手套，露出骨节分明、修长有力的手指。这双手，昨晚精准地玩弄过 Rice 的性器。

「来，清理一下你自己。」

「.....弦音，够了！」Naib 终于忍不住向前一步。他感觉自己的神经已经紧绷到了极限，看着 Rice 这幅样子，负罪感像岩浆一样灼烧着他。

「嗯？Naib 队长，心疼了？后悔了？别忘了，是你亲手把他送进试衣间，送到我面前

的。现在才想起来扮演救世主？还是在你已经操过 Rice 之后？晚了点吧？」

弦音满意地看着 Naib 和 Jack，转而对着 Rice 说到：「别怕，Rice.....这次，我会温柔一点的。毕竟，让你窒息而死，游戏可就提前结束了.....多扫兴？」

他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 Rice，「小 Rice.....见过我的肉棒吗？」弦音解开自己的裤链，性器迫不及待地露出。他刻意地、缓慢地撸动了几下，让拿东西更加勃发狰狞。

「来，张嘴。像昨晚对 Naib 那样.....不过，这次要更深。」

「呜.....唔！」滚烫的前端撬开了 Rice 的牙齿，碾过柔软的舌面，直直插向喉咙深处。

「呃.....!!」弦音感受着口腔深处那痉挛性的吮吸。他并没有立刻抽动，而是享受着这种完全掌控的感觉。「看啊，Naib，Jack.....他在努力呢.....为了活下去，多可爱.....」

他缓缓地、带着折磨意味地开始前后挺动。每一次深入，都想要将整根性器和囊袋完全塞进 Rice 的食道。

「深一点.....再深一点.....Rice，你的喉咙.....就是为了这个而存在的.....弦音的味道很好吧？嗯，Rice？怎么.....难道是我的气息太让你兴奋了，小 Rice 怎么也硬起来了？」

弦音终于发出一声满足的低吼，腰身重重向前一顶，将浓精射入 Rice 的喉咙深处。他甚至恶劣地堵住出口，强迫 Rice 在濒死的窒息中吞咽下去。

——他没抽出来。

「规则可没限定次数.....我还没软下去呢，Rice。」弦音的阴茎仍然硬着，即使刚刚射出了大量精液，还是没有软下的迹象。说着，弦音便继续向深处挺动。

Rice 被逼出生理性泪水，虽然窒息感并不致死，只是他刚刚才咽下一大口精液，现在又要被迫接受同一种味道.....

「怎么样，Rice？弦音哥哥的浓精.....可是为你攒了好久哦。」

.....

随着弦音第二次射精与肉棒的终于疲软，Rice 彻底软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弦音拉上裤链，仿佛刚才只是完成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捡起 d20，划掉「深喉」二字。

「中场休息.....十分钟？然后，我们继续第十一轮。」他站起身，走向套房里的吧台，给自己倒了一杯水，仿佛房间里令人窒息的气氛与他毫无关系。

Tbc.